

史漢
卷一百一十七
二
〇一〇七

720.1
1270
Vol. 18

史記卷第一百十一

楚 鍾惺 批評

匈奴列傳第五十一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

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

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羸馱

騏騶騄驎騊駼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

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

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獵兔麋為食士勞



匈奴傳

史記卷之七
能彎弓盡爲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
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
兵則弓矢短兵則刀劍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
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
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
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
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夏道衰而公
劉失其稷官變于西邑于幽其後三百有餘
歲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幽人悉

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
伐畎夷氏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維邑復
居于鄴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命曰
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
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
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申侯怒而
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遂滅周之
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

於是周平王去鄆郟而東徙維維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爲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汜邑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册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

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膺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出與彭彭城彼朔方周襄王旣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遂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維維邑當是之時秦晉爲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絲諸緄戎

翟獯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
胸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
胡山戎各分滋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
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
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
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
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
北魏有河內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
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

戎○有○城○郭○始○此

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
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
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
渠於是秦有隴西其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
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
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
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
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
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

無○四○波○翻○後○人○便○不○耶○及○此○矣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職四國，而三國邊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遼山險，漣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蠶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

蒙恬歿，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

○肥○○

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

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頓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疆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曰

北齊書卷之六
胡王之路

頭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爲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隣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子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

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

得自疆。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疆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爲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者。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者。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孫氏。蘭氏。其

訂叙官名官制
然萬部署之法

史記
匈奴傳

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氏羌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封都尉當戶且渠之屬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籠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人畜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

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日上戌巳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善爲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

興成者盡得成者家財。後北服渾廋，屈射丁靈，鬲昆，蕪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爲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之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遂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兵未盡到。

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

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爲匈奴將，及趙和、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

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

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
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
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
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
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
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
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
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
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

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

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安其處世世平

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雱淺奉書請

獻橐駝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馴皇帝即不欲匈

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

月中來至薪望之地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

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

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

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

于

于無恙使郎中係雋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
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
親漢以故不和鄴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
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畢耳 西 劫 劫 劫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
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
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主之
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
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
赦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

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印將伐
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錦袷
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香紕一繡
十匹錦三十匹赤緋絲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
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歿子稽粥立
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文皇帝
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闕氏使宦者燕人中
行說傳公主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
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

自古中國和戎
資本彼此賊奴
看破說得索然
要亦曼雄也

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
衆不能富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
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
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
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
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
單于左右跪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漢遺單于
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
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

此漢使與說屠
屠較量漢與匈
奴得失已得失
體厚圖矣况說
之言又甚辨乎

以尺二寸牘及印封帛令廣人長倨傲其辭曰
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
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
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
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就温厚肥美以齎送飲
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即以戰攻
為事其老弱不能鬪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
蓋以自為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
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

史記
匈奴傳
大來堂

父歿妻其後母兄弟歿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
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
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
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
北漢書卷之四十一 匈奴傳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一身也父子兄弟歿取
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
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親屬益疏則
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
怨孽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夫力耜桑以求衣

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
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
佔冠固何當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
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糴絮米藥令
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爲言乎且所給備
善則已不備者惡則侯秋孰以騎馳驟而稼穡
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
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
叩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

中宮侯騎至雍其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審侯魏邀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卽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

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非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主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滌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鬪然更始朕甚嘉之聖人者

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
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
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
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其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
遺單于。林檎。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
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
○惟○有○繫○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
○行○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徃細故。
俱蹈大道。隋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

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跋行喙
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
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
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
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
○西○平○簡○嚴○有○體○似○左○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
○氏○筆○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
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可以久
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

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
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
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
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
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
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
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
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
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

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
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
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
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卽位明和親約
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
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
物與匈奴交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
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
兵三十餘萬馬邑歿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

馬邑誘單于一
軍過不先四
字說不去矣
武時邊塞紛紜
實王馮異壹翁
開之貪謀小人
其可勝錄

匈奴傳

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轎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進，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

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因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二萬騎

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弃上谷之什碎縣造陽地以予胡

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歿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于亡降漢漢封於匈奴爲涉安侯數月而歿伊稚斜單于旣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雁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又在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爲寇盜邊及入河南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

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右將軍

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翁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非絕幕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千餘里擊匈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

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
里擊匈奴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
人禪小玉以下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
郡雁門殺略數百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
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
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
李將軍得脫漢死亡數千人合騎侯後驃騎將
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爲庶人其秋單于
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殺虜數萬人

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驃
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
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
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
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滅北地以西戍卒
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
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翁侯信爲單于
計居幕北以爲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
負私從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

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

自立爲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爲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千餘萬。匈奴雖病

匈奴傳

卷

大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列傳
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歿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歿于烏維立爲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

郡縣其後漢方南誅而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單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

漢北闕。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卽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其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非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其言。爲遣其

太子入漢爲質。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爲郡。而西至酒泉郡。以高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爲塞。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翁侯信歿。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旣見單于。說曰。卽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

匈奴傳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匈奴傳
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繒絮
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
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
貴人其儒先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
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
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揚信旣歸
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調以其言欲多得漢財物
給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
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

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
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歿而漢使路克國佩
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
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
克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
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
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
以東備胡路克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歿烏維單
于立十歲而歿子烏師廬立爲單于年少號爲

見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
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見單于
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
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
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
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
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敖築受降城其冬匈
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見單于年少好戲伐國
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間告漢曰

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
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
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
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
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
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
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
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
護維王爲渠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

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見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歿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响犁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响犁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至廬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大人定襄雲中

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歿响犁湖單于立一歲歿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漢旣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管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是歲太

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杆將軍救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

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杆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

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放滅因并眾降匈奴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杆數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微一時之權而務調

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已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父鄭季爲吏給事

平陽侯家與侯交備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

子而姊衛子大白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其

姓爲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爲

衛媼媼長女衛媼次女少兒次女仰子夫後子

天月弟長子皆昌若氏曹高侯家

衛媼媼長女衛媼次女少兒次女仰子夫後子天月弟長子皆昌若氏曹高侯家

日或師聞其家以垂盡族滅因并家屠匈奴得
來還于入一兩人耳游擊說無所得因村數與
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漢兵之出擊匈奴者
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神有詔捕太醫令隨但
并謀卧游却奔群并謀卧游利得降匈奴
專業不取許禹而火賊竄且溢興望餘罪亦
廉奮入主因以火策是以與世不將喪難賀興
降其將以與計許不參斯已謀率眾中國黃大

史記卷第一百十一

楚 鍾惺 批評

衛將軍驃騎列傳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

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生青青同母兄衛長

子而姊衛子大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

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

衛媼媼長女衛儒次女少兒次女卽子夫後子

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

衛青以奴虜為
外戚能以邊功
自奮稱大將軍
使史家不入外
戚特為立傳亦
英雄也武帝雄
主也以皇后故
貴青有之然其
時開邊多事信
賞罰明功罪使
恩澤無故加於
外戚不足以驅
與習勇亦帝所

衛將軍傳

內諱而青自以
避功爲大將軍
代爲帝出脫私
外戚之名元帝
之所心賞也

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爲兄
弟數青嘗從入至其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
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
卽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爲侯家騎從平陽
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
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姪大長公主聞衛子夫
幸有姪妬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
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
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爲建

章監侍中及同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
孺爲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上召貴
掌公孫敖由此益貴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
夫元光五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

由外戚恩幸流而後功入則無也

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
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
雁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
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脫歸皆當
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

衛將軍傳

男、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捕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蘇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天子曰：匈奴

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絕梓領，梁北河，討蒲泥，破符離，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執訊獲醜，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

友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
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
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
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
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
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
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
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
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

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百里
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
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
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
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天子
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
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青
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
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

此一讓及不肯
有實等語有識
百益有機極有
世務中淹漶出
來漢功臣亦斷
有及此老獲上
取聚道不出此

此於為言得將主心在此

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
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
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佗等三人，何敢
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
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
匈奴，常護軍，傳校獲王，以千五百戶封敖為合
騎侯，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至匈奴右賢
王處，為麾下搏戰，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說為龍
額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

戶封賀為南雍侯，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
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為樂安侯，校尉李朔，校
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
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
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將
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
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
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
太僕賀為左將軍，翁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

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翁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

弃軍，可斬。謂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專，誅於境外，而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入塞罷兵。是歲也大

處分析表出諸
將吏之上不以
天罰軍推之

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爲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爲剽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奔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翁侯軍功不多故大將

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將軍旣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

此處人所不覺

此處人所不覺

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菴。討遼濶。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懼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

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遂過小月氏。攻祁連山。得會涂王。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

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遼濊王、捕稽且王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校尉句王高不讎、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讎爲宜冠侯、校尉僕多有功、封

爲輝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

○語○得○道○人

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上得渾邪王使，卽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漂陰侯；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鷹庇爲輝渠侯；禽梨爲河基侯；大當戶

銅鞮爲常樂侯。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獍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旣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其明年匈奴

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翁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

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卽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羸壯

左史公敘驃騎戰功封賞極其重灼覺大將軍漸冷矣却詳大將軍幕北一戰不容口而以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者一語結之仍接後驃騎封官其感深矣

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糞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

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在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旣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以誅

比車者轉擊左大將斬獲旗鼓歷涉離侯濟弓
閭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
八十三人封狼於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執
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滅什三取
食於敵連行殊遠而糧不絕以五千八百戶益
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
會與城不失期從至壽余山斬首捕虜二千七
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
邢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

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卽鞞皆
從驃騎將軍有功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
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卽鞞爲衆利侯從驃侯破
奴昌武侯安稽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
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校尉自爲
爵大庶長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
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閼
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
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

司馬定令。令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齋數十乘。旣還。重車餘粟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

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品。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

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

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

茂陵爲冢。像祁連山。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柝。

異想。

侯子嬪代侯。嬪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嬪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歿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

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謚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平陽公主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

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爲平曲侯坐法失侯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窳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

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爲將軍出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生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姪爲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復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

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雲中人，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為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事孝文帝，景帝，武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為樂安侯，已為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為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為將軍，從大將軍，再為將軍，坐法失侯，次公

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為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為遊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翁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翁侯，武帝立，十七歲為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為校尉，從大將軍有

功封爲博望侯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
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家在
漢中

將軍趙食其殺裨人也武帝立二十二年以主
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
爲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
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抄尉從大將軍右

以爲龍頰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
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
爲遊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蠱
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
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
無功奪印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爲校尉數
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匈奴列傳
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歿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斬捕虜百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大功封爲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奴將軍攻胡至匈奴水無功後二歲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六歲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

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史記卷第一百十一

史記卷第一百十二

楚 鍾惺 批評

平津侯主父列傳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臯兔。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卽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

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蜀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蜀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大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

○維○主○詳○走○千○古○一○身○之○游

止○此○言○可○使○遊○西○蜀○之

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

一○字○妙○其○偽○與○雜○俱○在○其○中

○亦○目○快

學在不說過千
古新好情形如
其自固假人法
兼用之

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

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不味

罷敞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

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

一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

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

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

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

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

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

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

不衣絲齊國亦治此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

史大夫而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

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

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為丞相封平津

侯弘為人意思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者雖

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

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故人所善賓客

身言 卷之三 二 九

亦自減得之 弘位三公行 事無以 弘位

○詳論於此

○自自得○云○

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營士亦以此
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
爲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鎮撫國家使
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之計此皆宰相
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
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
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
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

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
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
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
文武厲賢予祿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鷺之質無
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爲列
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
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
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
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未有易此者也朕宿

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則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符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子度嗣爲平津侯。度爲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莫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

偃由衛將軍進
衛將軍以伐匈奴
爲事而偃諫伐
匈奴不以爲相

負及便責用事
議置朔方益滅
胡之本何也蓋
士當先資之始
虛心觀世察天
下所苦在是見
自確言自真世
味漸深觀人主
慈向難移遠心
而背其初說者
多矣

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
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
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
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
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
而筆端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
實然不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

徙烏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
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
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
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
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不
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
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
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
下蜚芻輓粟起於東睡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主父傳
大夏堂

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
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
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
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
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
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
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
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
之約，然後天下忘于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

此悔○適○應○也

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
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
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其
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
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
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
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
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
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

因徐樂嚴安與
懷同上書故補
入二人在內主
客相安此文字
波瀾之妙若他
人一傳中強置
此兩篇文字則
要破矣○徐樂
言以安氏為主
帝易動二字是

千古治亂安
之候偃重一悔
字安重一變字
謹察其候使治
無亂安無危及
亂可治而安可
危也斯勿悔矣
三子之言互相
發故并載之

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是時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

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

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
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
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
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天治也。誠能無土崩之
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
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
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
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
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妥其處者。

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
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
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
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遂走獸。射蜚鳥。弘游
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
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
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
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大然之聖。寬仁之資。
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

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屨，攝仗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是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

不說壞五伯便姓

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

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男被甲，丁女

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

降羌僰略潞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徇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予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矯箭累弦轉輪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

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仍詔重偃一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

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

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弃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

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

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到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主父偃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救者。唯獨浚孔車收。

葬之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又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史記卷第一百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五十三

楚 鍾惺 批評

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略定陽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越雜處十三歲佗秦時用爲南海龍川令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

任爲何人識時
識地又識人俊
偉哉

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

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爲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

作亦知幾人天
有收放

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
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
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
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
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
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帝時
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
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
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

后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
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家以故自弃犯長沙邊境
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間其東閩越千人眾號稱
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老臣妄竊帝號聊以
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
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
兩賢不並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
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
稱臣使入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傳
三
大來堂

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爲南越王。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興師，遣兩將軍徃討閩越。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

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功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爲文王。嬰齊代立，卽藏其先武帝璽，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興，及卽位，上書請立穆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

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將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

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齋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史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三 南越傳 六 大來堂
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卽起而出。太后怒，欲縱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

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

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責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

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膠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乃下赦曰天子徵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越侯二人爲戈船下厲將軍出

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

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人伏波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巳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封爲海常侯越郎都稽得嘉封爲臨蔡侯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諭甌駱屬漢皆得爲侯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

漢書卷一百一十四

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為九郡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

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嫪女

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

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史記卷第一百十四

楚鍾惺批評

東越列傳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

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

其地為閩中郡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

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

時項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

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

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
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都東
甌世俗號爲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
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
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
國吳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
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
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
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

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弗屬於是中
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
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
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懇
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卽
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
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
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
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

間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縱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

不戰而耘，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

呂嘉等兵至揭揚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
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
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
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元鼎六年
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征乃遂反
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驕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
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
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
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爲妄言天子遣

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
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爲戈
船下濼將軍出若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
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
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絡古
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
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
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
於漢陽從建成侯敖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

餘善初殺九黎
郭之郭也

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僅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爲東成侯，萬戶。封建成侯敖爲開陵侯，封越衍侯吳陽爲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爲案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爲繚婁侯。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爲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兵至，弃其軍，降，封爲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

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爲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爲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爲公侯矣。蓋禹之餘烈也。

史記卷一百十五
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
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
上

史記卷第一百十五

楚 鍾惺 批評

朝鮮列傳五十五

此傳最簡而許多摛歷曲折一一得情事理無

遺後人無此筆力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略屬真

番朝鮮為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

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屬

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

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
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
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
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
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
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
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衆國欲上書見天子
又壅闕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
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浪水使御刺殺送何

○四ノ字○日取○字○申
者朝鮮裨王長卽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
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
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
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
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
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
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
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
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

者朝鮮裨王長卽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
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
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天子募罪人擊
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
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
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
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
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
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

救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
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
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
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
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
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
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
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
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

寫出千古邊將
伊達情形

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
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
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
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
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
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
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鮮不肯
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
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

寫兩將相妬相
疑相匪之情曲
盡

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刺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人，左將軍營計事，卽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

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和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爲四郡。封參爲漑清侯，陰爲菽苴侯，啖

論功行賞封及
降人而左將軍
誅死樓船賸為
庶人誤國妬功
卒致兩敗可為
為將不和之戒

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
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
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
當誅贖為庶人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
發首樓船將狹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
荀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史記卷第一百十五

史記卷第一百十六

西南夷列傳五十六

楚 鍾惺 批評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
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
大此皆懸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
北至牂榆名為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
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
什數徙笮都最大自笮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

又字忽整忽散
散而又整妙

驍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駝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躋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躋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躋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頽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

有通田
所存從古不
大私用貨物利
所存從古不
有通田

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絳馬燹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犍牯犍牯江廣數里出番禹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犍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

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
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
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
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
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
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
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
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
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夔道指牂

牁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使
相如以郎中將往喻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
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轉
相饗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
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
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
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
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
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及元狩元年

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
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
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焉
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
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
令王然于栢始昌呂越人等使間出西夷西指
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爲求道西十餘
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
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

故各自以爲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
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
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
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
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
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卽頭人與還行誅頭
蘭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巴平頭蘭遂平南夷爲
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
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

誅且蘭邛君并殺笮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
乃以邛都爲越巂郡笮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汶
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上使望然于以越
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與王者其衆
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漫靡莫皆同姓相扶未
肯聽勞漫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
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漫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
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
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

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
令、且、也。
邑最寵焉。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
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
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
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枳邛竹西
夷後擗剽分二方卒爲七郡。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齊威王二十六年

